

原创长篇反特小说

迷雾重重，血雨腥风。到底谁是深藏不露的卧底，谁是以身许国的英雄？隐藏在深山里的秘密兵工厂引来各方势力的觊觎，日军梅机关、军统特工和八路军展开了殊死较量……

特工行动

tegong xingdong
李惠泉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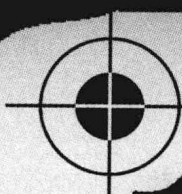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季

揭秘中国特工鲜为人知的**抗日内幕**
书写赤胆忠心动人心魄的铁血传奇

原创长篇反特小说

特工行动

tegong
xingdong
李惠泉 著



第二季

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
PEUPSU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特工行动 (第二季) / 李惠泉著. —北京: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, 2009.4

ISBN 978 - 7 - 81139 - 700 - 0

I. 特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48471 号

特工行动

(第二季)

TE GONG XING DONG

李惠泉 著

出版发行: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

邮政编码: 100038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兴华昌盛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09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5 月第 1 次

印 张: 18.75

开 本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: 250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81139 - 700 - 0/1 · 061

定 价: 30.00 元

网 址: www.cppsups.com.cn www.porclub.com.cn

电子邮箱: cpep@public.bta.net.cn zbs@cppsu.edu.cn

营销中心电话 (批销): (010) 83903254

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(邮购): (010) 83903253

读者服务部电话 (书店): (010) 83903257

公安文艺分社电话: (010) 83903973

杂志分社电话: (010) 83903239

电子音像分社电话: (010) 83905727

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退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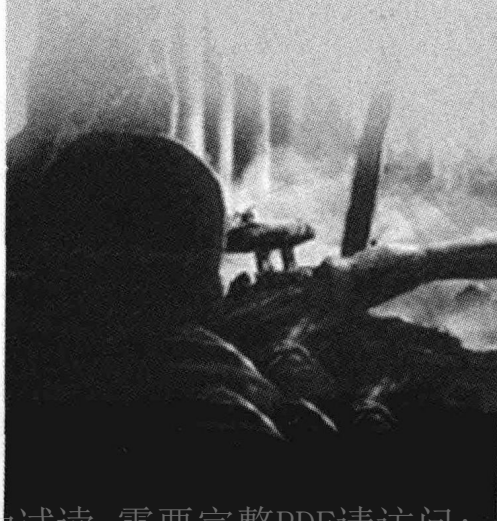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- 33. 老板叫满惠琳/156
- 34. 只要价格合理，我们就做/160
- 35. 满惠琳竟然是惠子/165
- 36. 我知道你是日本人/170
- 37. 我不可能跟杀人魔鬼上床/175
- 38. 景一民之死/179
- 39. 到底谁是内奸/184
- 40. 灰狼在八路军里站稳了脚跟/189
- 41. 满惠琳绝不是一般的女人/194
- 42. 虎敬晖快要崩溃了/199
- 43. 运输队再次遭袭/203
- 44. 虎敬晖有了新对策/208
- 45. 我要让你付出代价/213
- 46. 我们碰上了对手/218
- 47. 我们上当了/223

特工行动 第二季



- 48. 竹内云子的新计划/228
- 49. 每个人都是怀疑对象/232
- 50. 游戏里的关键人物/237
- 51. 童飞和新筱蓉谈起了恋爱/242
- 52. 关锋回到了郭家裕/246
- 53. 给灰狼下死命令/251
- 54. 周莲浮出了水面/255
- 55. 云子再次来到北平/260
- 56. 我已经知道谁是日本奸细/264
- 57. 童飞露出了狐狸尾巴/269
- 58. 成伟跌在了椅子上/274
- 59. 你的死期到了/278
- 60. 我就是对你的最后一步棋/283
- 后记/289



1. 童飞到了上海

1939年1月，上海。

春节未过，上海就下起了雨夹雪，雾茫茫的，温度一下子降了十多度，这让过惯了暖冬的上海人很不习惯。沦陷的上海死沉沉的，没有一点生气。火车站被雾浓罩着，里里外外布满了军警，有日本军人，有皇协军，还有警察和穿着马褂、戴着礼帽的青帮，气氛十分紧张。

上午10点，一辆火车到站了。

童飞和冼红霞从车上下来，就感到有些不对头儿。冼红霞和童飞虽然是延安特科出身，但都已经很久没有来上海。比童飞小几岁的冼红霞，今年还不到30岁，没有结婚。童飞虽然结了婚，妻子几个月前却在一次日本鬼子的偷袭中牺牲了。两人被从延安派到八路军军工部工作，目的只有一个——组建“虎啸”兵工厂。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缺少专业技术人员，这次来上海，就是想通过上海地下党，引进一批专业技术人才。

“童飞，会不会走漏消息？”冼红霞和童飞以恋人相称，看到到处是汉奸和鬼子，心里难免有些紧张，抓住童飞的手紧紧不放。童飞朝她使了使眼色，示意她镇静，不要害怕。两人从火车站走出时有些茫然。童飞脑子里只记住了霞飞路49号，别的都没有记住。想到这里，他们要了一个黄包车，离开了车站。

他们来到霞飞路49号，打听联络人王志强的名字。一个50多岁的女人用上海话告诉他们，那个叫王志强的人已经搬家了，是几天前搬走的。童飞的心就冷了半天，冼红霞更是瞪大了眼睛，拉了拉童飞的衣角，意思让他走。两个人离开霞飞路49号，站在马路边上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，有些不知道该做些什么。

“童飞，怎么办呀！我们来之前，杨部长只给了我们一个联系点，现在找不到王志强，我们去哪里？上海可是日伪的天下，到处都是敌人，而且，我们要见的那个人，也只有王志强知道！没有他，我们就是瞎子啊！”冼红霞显然十分沮丧。

童飞皱起了眉头。

他什么话也没有说，拉起冼红霞就走。他想，现在必须马上找地方安顿下来，再想别的办法。两人找了一家旅馆，要了房间，童飞把冼红霞安排好，就要出去。冼红霞问他去什么地方？童飞告诉她，到上海的火车有好几趟，万一王志强记错了呢？我到车站看看，你千万不要上街，就在旅馆待着。

冼红霞点点头答应了，并叮嘱童飞注意安全。童飞从箱子里拿出一套准备好的新衣服，换成了一个阔公子哥的打扮，戴上礼帽，就出了门。

火车站仍然乱哄哄的。

就在童飞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，一个40多岁，穿着像大学老师的男人走到了他的身边，低声道：“先生，借个火。”

童飞一怔，看了看眼前的男人，掏出火柴，给他点着了烟，仿佛很随意地问道：“前几天上海是不是下了雨？”

那人点了点头，说，“你说得没有错，是下了雨，还是大雨呢？”

“总算找到了你，王志强同志，可把我急坏了，我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呢，没有你们，我可是瞎子啊！”童飞抓住对方的手，亲切地说。

“你就是童飞吧？我是王志强，走吧，我们找个地方说话。”王志强拦了辆黄包车坐了上去。回到自己租住的地方，王志强给童飞泡了杯茶，问了冼红霞的情况，这才告诉童飞，上海的情况比较复杂，除了日本特高课以外，还有李士群的76号，蒋介石的军统，以及青洪帮等组织，任何消息的泄露，都会给这次行动带来危险。

“说说我们的事吧。”童飞比较着急。

“好吧，童飞同志，看你急的。”王志强一笑，向他介绍了马上要见面的人的情况，“这次我们要见面的人叫景一民，毕业于东京

大学，是一名华侨，枪械专家，曾经在日本三菱公司工作过，今年30多岁，是党组织费尽周折找到的。我们做了很多工作，他才答应去延安工作。”

童飞临来上海前，军工部杨大山部长向他交代，由于任务的特殊性，任何人都要先考察再送军工部。而童飞的重要任务就是考察对方，然后把他送去虎啸兵工厂。

“见了面再说吧，明天如何？”童飞问。

王志强有些为难地说：“明天有些急了。”

“上海的形势你也知道，我不想在这里待的时间太长。我们的战士每支枪只有5发子弹，为了不暴露这种情况，战士们只好将高粱秆掰成段儿，装进子弹袋。还有许多人没有枪，扛着长矛打仗。全面抗战开始后，八路军已经发展到50万人，但国民党当局不给武器，我们急需自己的兵工厂来解决这些问题，否则，我们不会冒着危险组建虎啸兵工厂。”童飞说，

“是的，是的，童飞同志，我们确实不知道前线的实际情况。许多优秀的战士，为了抗日，牺牲在抗日前线，我们在后方的人员，没有什么说的，只有全力做好组织上交给的工作。你先回旅馆去，明天早晨9点钟，你和冼红霞过来，一切我都会安排好的。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行踪。据内线报告，上海特高课的野村少佐，这几天活动频繁，据我们了解，日本山西派遣军特高课渡边纯一少佐也来了上海。他是比你们早几天到的，我们现在还没有弄清楚，他这次来上海是不是与我们这次行动有关系。渡边纯一是负责八路军工作的。”王志强认真地说。

童飞浑身打了个激灵。马上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。

这次他来上海，军工部除了部长杨大山，就只有虎敬晖知道，而虎敬晖是他的老战友。虎敬晖在中央纵队，他在三军团。这次两人从延安一块儿调到军工部工作，还是虎敬晖向杨大山提出来的。两人一同参加了长征，参加了多场战斗，可以说是生死战友。

“不，军工部那边，不可能泄露这次行动。”童飞马上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他告诉王志强，军工部那边知道此次行动的人除了他跟冼红霞外，只有虎敬晖和杨大山，不可能出问题。王志强没有辨

解，只说上海地下党都是单线联络，不可能出问题。两人也没有再争下去，王志强觉得自己有点过了，马上说只是自己的推测。

“童飞同志，你不要急，我没有半点怀疑你的想法，只是上海的形势十分复杂，我们必须要想得复杂一些。也许渡边纯一来上海是谈别的事情。好了，你回去好好休息，明天早上过来。注意晚上不要到外面去，免得出现什么意外。”王志强还叮嘱童飞，明天最好还穿今天的衣服过来，冼红霞的打扮也要符合上海的要求，扮成你的恋人，这样，遇到突发情况也好应付。

童飞答应了。

“那我先走了。”王志强安排完，一会儿就消失在人流中。

童飞看了看表，觉得时间差不多了，这才从王志强租住的地方出来，看了看四周，发现没有什么可疑情况，就喊了一辆黄包车过来，一直把他拉到了旅馆。冼红霞正在旅馆里等得着急，看童飞推门进来，高兴得脸上洋溢着泪花，急切地询问童飞情况如何。童飞把跟王志强谈话的经过扼要地告诉了她，并说明天就见景一民。

“太好了，如果一切顺得，我们后天或者大后天，就可以返回军工部了。童飞，我实在不愿意在这样的地方待下去，看见鬼子横行霸道，我恨不得杀了他们。”冼红霞涨红了脸。

童飞笑了笑，却没有说话。他毕竟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，经历的事情多，上海这样的情况他早经历过。老家在江苏南部的童飞，8岁时就随叔叔在上海流浪，他对这个城市的记忆太深刻了，一口地道的上海话让人难以分辨出他是哪里人，否则，军工部也不会派他到上海来。冼红霞不知道他的经历，还以为他的家乡就在上海。她是北平人，懂几句简单的上海话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冼红霞显然有些莫名其妙，瞪大了眼睛问他。

童飞喝了一口她泡好的茶，没有正面回答她的问话，而是问她知道不知道上个月八路军独立团在柳林城的那场战斗。冼红霞不知道他什么意思，点了点头说：“知道呀！弹药不是我和陆凤押送去的吗？李团长还让我谢谢你呢，你忘记了！”童飞脸上的笑容没有了，他站了起来，严肃地说：“那次战斗，我们7名战士，用了7包炸药，才炸毁一辆日军坦克。我们付出的代价太高了！为什么？”

就是我们的炸药威力不行呀！如果我们不请到有水平的化学工程师，造不出威力大的炸药，对我们的抗日事业是十分不利的。”

“童飞同志，我知道自己错了。”

童飞摇了摇头，长长地叹了口气，“红霞，我知道你的心情，但是，我们是为了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，作为虎啸兵工厂的一员，如果不能为前线提供更多的武器弹药，就等于犯罪啊！”

“我知道了，那个景一民……”

“他是一个优秀的工程师，毕业于东京大学。问题还在于，他在日本人的工厂里待过，知道他们的一切，这样的人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啊！如果有了景一民，我们马上可以造出更具威力的武器，这对于抗日前线的战士们来说，比打败一个联队的鬼子都要强啊！”童飞手舞足蹈，十分高兴。

两个人聊开了，从抗日前线到上海的恐怖，从军工厂到虎啸兵工厂。冼红霞是童飞的妻子黄秋月的朋友，说着说着说到了黄秋月，冼红霞说，“秋月要在就好了，她一定会高兴的。”童飞脸上的笑容马上没有了，冼红霞自知多嘴，歉意地说，“对不起，童飞。我总觉得她还在呢。唉！你也不要太难过了，战争就是这样残酷。”

“谢谢你的安慰。”童飞擦干了眼泪。

2. 中国还有安全的地方吗

早晨起来，童飞推开窗户，望着天空。天空仍然沉沉的，没有雨落下来，人的衣服却湿乎乎的，这是南方特有的天气，还没有到梅雨季节，天气却像梅雨季节一样让人生烦。想到今天晚上要见景一民，童飞赶快穿衣起床，又走到旁边的房间，喊醒了冼红霞。两人很快就洗漱完毕。童飞叮嘱了她几句，两人就走出了旅馆。

街上行人匆匆。



童飞找了一个馆子，吃了早餐，就和冼红霞坐电车去找王志强。童飞让冼红霞站在远处，自己先去敲门，待王志强出来后，才招手让冼红霞过来。上海复杂的关系，让童飞十分慎重。他把冼红霞向王志强作了介绍，告诉冼红霞，王志强就是他们在上海的联系入，一切都由他来安排。王志强也是刚吃完早饭。他告诉童飞，与景一民的见面安排在上海大饭店，那个地方比较安全。一会儿，一个叫虎子的30多岁的男人走了进来。王志强介绍，“虎子是我们的同事，为安全起见，今天由他开车带你们过去，我在家里等你们。”

“你认识景一民？”

“不认识。”王志强对童飞说，“童飞同志，上海的形势复杂，为了安全，我们尽量减少联系的环节，景一民先生来上海，是上级组织的安排。上级通知了我们接头的暗号和时间，并特别叮嘱，只有你们可以与景一民谈话，我在家里等你们的消息，一切由你们定。前面里弄阿姨叮嘱过了，有电话马上告诉我。”他把接头的暗号和电话号码告诉了童飞，并叮嘱说，谈完话，虎子会送你们回来的。

“好吧，就听你的安排。”童飞答应了。

王志强交代过虎子接童飞的时间，虎子说上午还有别的事，就走了。王志强没有再离开住地，他询问童飞兵工厂的情况。童飞告诉他，虎啸兵工厂刚刚成立，由于技术原因，还不能生产先进的武器弹药，只能生产一般的手榴弹，质量还是差了些，主要是爆炸的威力不行，这是炸药的原因，我们正在改进，并着手抓紧引进这方面的人才。童飞还向王志强介绍了抗日前线的情况，告诉他自从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以后，条件异常艰苦，不但要面对日军的进攻，还要对付汉奸顽固派以及皇协军的骚扰。

“八路军不是国军的序列吗？为什么不可以从政府那里领取物资和补给。”王志强提出了一个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。

童飞露出了淡淡的笑容。

“哼，国民党政府每年拨给八路军几十万发子弹，平均每人不到两发，杯水车薪，够什么用？他们不给我们武器，你没有到前线去，八路军的武器五花八门，我们的装备比起晋绥军要差一截子。”

冼红霞未等童飞回答，就抢着说。

王志强气愤地叹着气。

童飞和王志强聊起来后才得知，王志强也曾是一名八路军，刚从前线调回来，因为他的家在上海，组织上就让他做地下党的工作。他对部队的情况也很了解。童飞叹着气告诉王志强，前线的战士们很苦，物资极度缺乏，枪支弹药的主要来源是战场缴获，但日军极其凶悍，往往会战斗到最后的一枪一弹，缴获不易。战士们只好把打完的弹壳捡回去，重新使用，质量根本无法保证。我们只能生产一些地雷、手榴弹。王志强当然知道，生产武器靠的是钢铁，而日军对八路军严密封锁，要把钢材运到抗日前线谈何容易。

“不要急，慢慢会好起来的。”

王志强对前途充满了信心，“我们一定会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，无论我们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，日本人都不可能取得中国战场的胜利。不要看日本人占领了上海，他们坐在一个火山口上，随时会丧命的。”三个人都对未来充满了信心。这一聊，一上午就过去了。吃完饭，三个人休息了一会儿，王志强还特意跑到饭店看了看地形，觉得没有问题才回到了家。

下午3点，虎子来接童飞。

虎子开的是一辆黑色的轿车，很有气派。童飞跟王志强告辞，王志强再次强调了这次行动的注意事项，重复了计划的每一步。童飞紧紧抓住王志强的手，严肃地说：“志强同志，你放心好了，不会出什么意外的。我一定会按照你的交代办事，绝不出差错。”

“好的。这次见面的意义我就不用说了，景一民关系到抗日前线几十万将士。上面再三交代，一定要保证行动的安全，如果他不愿意，或者提出的条件我们保证不了，也要确保他的安全，否则，我们无法向海外的同志们交代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”王志强看来也有些紧张。

童飞点了点头。

辞别王志强，车子很快就到了饭店。虎子预先订了饭店二楼的妃子雅座，并通知了对方。停车后，虎子说：“我在下面等你，哪里也不去，你注意些。上海大饭店比较安全，一般情况下没有特务

出没，但也要提高警惕。”

童飞握了握虎子的手，带着冼红霞走进了饭店。他走进雅座，手里拿着一张《新民晚报》看着。冼红霞安静地坐在一边，喝着茶。半个小时后，一个戴着礼帽，穿着灰色西服，打着红色领带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，他一看童飞手里的报纸，微微一笑，说出了暗语。童飞站起来，也说出了后半句暗语。童飞这才走上前，紧紧地抓住对方的手，激动地说：“是景先生吧？我是八路军军工部的童飞，这位是我的助手冼红霞，先生请坐。”

“我是景一民。”对方脱掉衣服，坐了下来。

景一民高高的个子，消瘦，一看就十分精干。他详细问了虎啸兵工厂的技术情况，谈了自己的想法，他告诉童飞，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还在东京，如果条件允许，他想让组织上把家人接到中国来。童飞知道他担心自己家人的安危，但他这次来上海，组织上没有授予他这个权力，只好告诉景一民，他提的要求，自己要回去向组织上请示。景一民答应了，说自己在上海待一个星期，如果这期间接不到童飞的通知，将返回东京。他害怕日本军部知道他中国之行。

“你放心，我们很快会答复你的。”

景一民看着窗外的天气，脸上有些忧虑。童飞笑着问他，是不是来到上海后有些特别的感受？景一民点了点头，起身点燃一支烟，望着窗外，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，仿佛想了许多。童飞再次向他保证，如果上面批准了这个计划，他一定负责把景一民的家人接到安全的地方，他当然知道他的妻子是个日本人。

“中国还有安全的地方吗？”景一民反问。

“景先生，我们那个地方的确很苦，这个我要跟你讲实话。但是，我们可以把你的妻子安排住在太原，那个地方离我们厂子近一些，你们也可以经常见面，条件绝对比上海安全。你放心，虽然她是日本人，我们仍然会把她当做抗日家属看待，这个你不用担心。”童飞再次保证。

“那就谢谢了。”

景一民起身，穿好了衣服，告诉了童飞自己的住地和联系方式，并对童飞说，如果三天后接不到童飞的信息，他将离开上海，

回到东京。他害怕自己的家庭出现什么不测。童飞和冼红霞都答应了。景一民握了握他们的手，走出了房间。

景一民离开后，冼红霞问童飞对景一民的印象如何？童飞弹出一支烟抽着，看着窗外不语。桌子靠在窗户边，下面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，他看见景一民走到门口，仿佛看到了什么，急忙把礼帽压得低低的，还把风衣领子竖了起来。待了一会儿，景一民突然转身，又返回了饭店，急匆匆走上二楼，推开了房门。

“怎么了，景先生？”童飞忙问。

景一民坐在那里喘气，很显然，他还没有从刚才的惊慌中回过神来。童飞拿出一支烟，帮景一民点燃。景一民使劲儿抽了一口，这才稳住神，告诉童飞，自己刚才在门口差点和竹内云子碰个正着。看着两人疑惑的目光，景一民这才解释，竹内云子是自己大学校友，比自己低两届，在特高课工作，是野村少佐的部下。两人一听，都啊了一声，瞪大了眼睛。冼红霞把童飞拉到一边，悄声问：“是不是这次行动暴露了？”童飞坚定地摇着头，说：“绝不可能。”童飞走到景一民身边安慰他，让他不要惊惶失措，说：“这是偶然事件，特高课绝对不会知道你到了上海。”

“我也是这么想的，童先生。”

景一民稍为平静了一些，他告诉童飞和冼红霞，自己这次秘密来上海，连妻子都不知道，他只告诉她自己去九州办点事，过几天就回来，还说自己相信共产党队伍不会出问题，否则也不可能把身家性命都交到共产党手里。说到这里，他又长长出了口气，忧虑地说：“童先生，我还是有些担心，你们队伍里面会不会出现变节分子，或者，特高课的人会不会打入你们内部？云子那个人我还是了解的，是一个风流、残忍的女人。还有上海特高课的野村，我们曾经见过一面，那个时候我还在东京的兵工厂。这个人沉默寡言，却十分狡猾，他对中国文化了解很深，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让人根本看不出他是日本人。”

景一民说了很多，都是关于特高课野村和云子的。

“谢谢你，景先生，你放心，我们保证你的安全。”

童飞亲自陪着景一民下楼，让虎子开车把他送走了。一会儿，



虎子的汽车就返了回来，童飞和冼红霞走出饭店，坐上了车。虎子告诉童飞，自己已经安全地把景一民送到了饭店。童飞点了点头，催虎子快走，他不愿在这个危险的地方待着。

轿车驶出饭店。外面的雨越来越大了，路上已经没有行人，偶尔传来一两声警报的鸣叫，那是日本宪兵正在抓人，也是给他们壮胆。上海的空气让人压抑，让人喘不过气来。

3. 童飞遭遇车祸

轿车在寂静的大街上行驶。

外面仍然下着雨，很大。路面上的水像开了锅一样冒着白烟，大雨形成的雨帘让坐在里面的人只看见外面一片苍茫。童飞的心好像被什么东西揪着似的，长长地叹着气，冼红霞显然从他叹气声中感觉出了什么，让他放心，说不会出什么的，很快就可以到了。虎子也让他放心，说一会儿就到。

汽车走到浦江大桥，仿佛受惊的野马，突然失去了控制，向江面冲去。虎子大叫一声，急忙朝外打方向盘，汽车疯了一样闯过桥头，向桥边冲去，只听到“砰”的一声，整个汽车前脸撞在一颗大树上，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冼红霞当场就牺牲了。虎子满脸是血地挣扎着，刚刚爬出汽车，汽车就着火了，红红的火光染红了整个路面。虎子疯了一样扒开车门，把童飞和冼红霞拖出来，高喊着：“救人呀！救人。”

雨下得正狂，竟然不见一个人过来。

“要马上通知王志强。”虎子把两人拖到路边，跌跌撞撞地向远方走去。走了几十米路，终于见到了一个人，他说了电话号码，请对方赶快想办法打个电话过去。说完就昏了过去。王志强赶到时，轿车已经化成灰烬，三个人像三具尸体一样躺在马路边上。王志强

什么也顾不得了，马上喊了人来，把他们送到了华东医院。

三天后，虎敬晖带着郑重来到了上海。

王志强带着他们来到医院，虎敬晖看着躺在太平间里的冼红霞，脸上肌肉在一阵阵痉挛。这个年轻的女人是和童飞的妻子黄秋月、军工部干部陆凤、虎敬晖的妻子新筱蓉一块儿参加的八路军，新筱蓉比他们几个都大，冼红霞最小。现在，已经走两个了，战争真是残酷无情啊。

“科长，红霞已经去了，节哀吧。”郑重劝着。

虎敬晖担任军工部保卫科长，童飞是副科长，他们负责技术人员的引进和军工部以及虎啸兵工厂的保卫工作。虎敬晖听到郑重的话，还是伸出手，轻轻地抚摸着冼红霞冰冷的脸。站在一边的王志强向他汇报了事故的经过，并说完全是一次偶然事件。并说在抢救过程中自己已经尽力了，童飞能保住命已经是奇迹了！

“老王，这次事故真是偶然事故？”

王志强一听，显然对虎敬晖的话有些生气，也有些急。但他还是压住了心头的不快，生硬地说：“虎科长，我也在八路军总部工作过，虎子死了，冼红霞死了，童飞受了重伤，到现在还昏迷不醒，我们跟景一民再也联系不上，我心里比你还难过，但是，我们完全没有任何违反纪律的情况，我也调查过了，特高课，76号，包括军统，青帮，跟这次事故都没有什么关系。”

虎敬晖长叹一口气，走出了房间。

童飞像一具僵尸一样躺在重症病房。医生告诉虎敬晖，童飞脸部严重烧伤，身上也烧得十分厉害，要植皮，没有三个月，是不可能康复的。他还在昏迷中，除了喘气，整个人根本没有知觉。而冼红霞已经牺牲，景一民也不知道在何方。虎敬晖心里急得一团糟，他硬撑起笑意，拍了拍王志强的肩，掏出香烟，给了他一支，这才说：“老王，对不起，我心里急，你不要计较。来之前，我去了太原，听那里的同志说，山西派遣军司令部渡边纯一来到了上海，可能你也知道，他是特高课的。我担心，这件事跟他来上海有关。也许是我多心了。”

“我知道这件事。”王志强说。



几个人从医院回到王志强住处，商量着如何处理后事。

虎敬晖说：“对童飞要全力抢救，无论花多少钱。”他说了八路军总部以及军工部的意见，告诉王志强，郑重留下来照顾童飞，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。王志强保证尽力做好工作，说：“上面下达了指示，我全力配合你们工作，争取抗战的胜利。”

听王志强说到这里，虎敬晖又想起了景一民。这个关系，是通过延安安排的。来之前，他特地到八路军总部去了一次，询问这个关系，得到的答复是需要时间。虎敬晖当然等不得，只好去了太原，寻找关系，也落了空。杨大山要他马上来上海，他也想着童飞，毕竟是老战友，就这样匆匆地赶来了。

唉！景一民在哪里呢？虎敬晖心里想着。

童飞昏迷了三天。三天后，景一民没有等到他的消息，离开上海，回到了东京。他害怕竹内云子，更担心自己的妻子的安全。果然，刚到家，妻子就告诉他，厂子里通知他明天去办公室，还要收回他的护照。景一民大吃一惊，忙问妻子发生了什么事？妻子一脸迷茫，摇了摇头，什么也不知道。景一民连忙给岳父打电话。岳父是一家小杂货店的老板，战争开始后，买卖不景气，两个弟弟都当兵去了印尼，景一民如果不是懂技术，恐怕也早被赶出了工厂。

岳父听出是景一民的声音，急切地询问他去了哪里。景一民回答说去了九州。岳父告诉他，这段时间，哪里也不要去，军部害怕你这样的人去中国，你要一走，就害了民子和孩子。

“一民，我知道你想着自己的祖国，但现在两国打仗，而且你离开中国已经多年，又加入了日本籍。你现在不是景一民，而是中村一民。我只有民子这样一个女儿，你可不要害了她啊！”岳父已经60多岁了，独自一人过着。

“放心吧，父亲，我知道了。”

景一民能说什么呢。他当然不可能把真实的情况告诉老人，只好说了些安慰的话。老人听后放了心，叮嘱了几句，就挂了电话。

放下电话，民子走到他身边，问到这次去九州的情况。景一民胡乱应付了几句，说自己累了，就躺下睡了。躺在床上，却怎么也睡不着，牵挂着上海，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